

QQ·作家杯
www.qq.com 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王蒙、王安忆、曹文轩、张胜友等评委推荐

他已经睡了很久，和他妈妈一起，而我在微机面前，说着关于他们母子的一些事情，在安静的凌晨，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些什么，我想我走进卧室的时候，一定会看见他们的睡态，半掩半露的身体，均匀的呼吸，翻身的梦呓——我不知道他们梦见或者没有梦见什么，我只想说：妻子和儿子，两个贴近我的生命，现实中可以让我触摸和亲近的人——我一无所有，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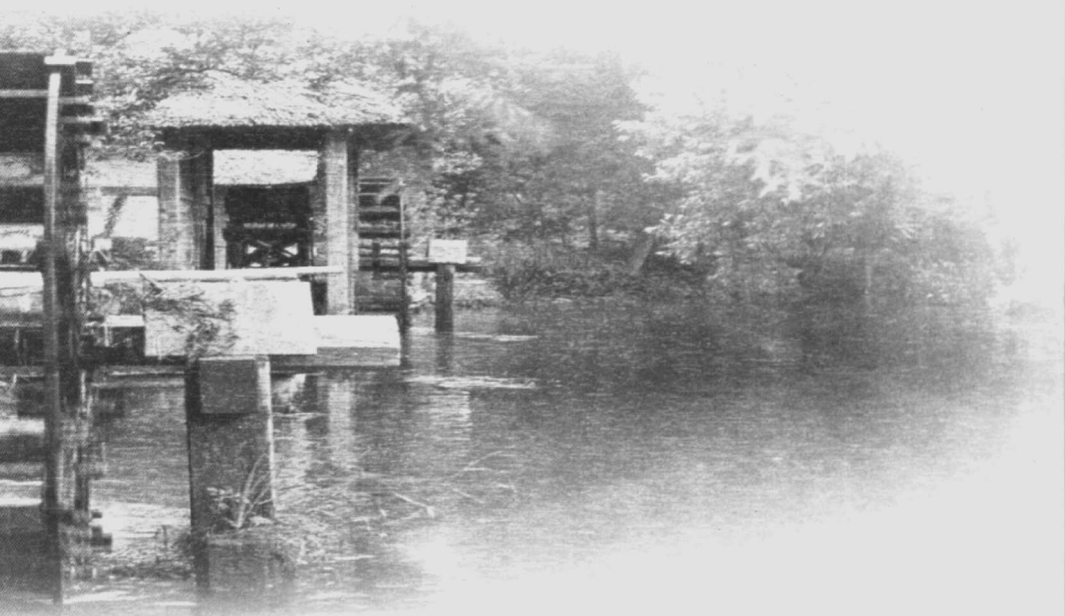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西部刀客 等/著

作家出版社

QQ·作家杯
www.qq.com 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王蒙、王安忆、曹文轩、张胜友等评委推荐



我_的爱_的黄金是你们

西部刀客 等/著 >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西部刀客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QQ·作家杯”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ISBN 7-5063-3268-X

I. 我… II. 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5671 号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作者: 西部刀客 等

总策划: 张胜友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0.5

插页: 4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68-X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与书市新潮（代序）

——张胜友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

晶报：您对目前风头正劲的网络文学是怎么看待的？作家出版社参与举办“QQ·作家杯”征文大赛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张胜友：我们知道，作家是需要有思想的，对生活对时代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需要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心志，也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网络就满足了作家的这种要求。这样，一方面会产生一些非常优秀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品以及一些有灵气的作家，但同时也有不少格调不高的网络文学作品，这个就是目前的实际状态。

至于“QQ·作家杯”征文大赛，我们始终要求参赛作品的内容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又给参加征文的作者同样提供非常自由的空间，希望通过这次征文能够让我们的网络文学更健康地成长。我相信通过这次大赛会涌现一批好作品和好的作家。

晶报：那么您个人觉得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张胜友：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网络只不过是载体。大家都公认的，文学即人学，那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你网络文学也好，传统文学也好，还是要表现社会、时代、人生，所以我们这次征文还是有所选择的，我们希望推出好作品。

网络征文瞄准年轻人

晶报：“QQ·作家杯”征文大赛是作家出版社与网络公司的第一次合作吗？您觉得出版社与网络公司合作的优势在哪里呢？

张胜友：不是，我们更早。我们曾经出版中国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王庆辉的《钥匙》，我们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网络作品。网络也是一个宣传的窗口，它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出版社与网络公司互动之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

晶报：这次征文大赛有预期的目标群吗？

张胜友：应该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眼中的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可能跟成年作家有所差异，这些作品会很有灵性，很鲜活，希望这些人把我们的视野打得更开。

晶报：网络会不会让读者的阅读变得越来越浮躁？

张胜友：你提的问题客观存在，但是文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精品文学要经得起历史、时间和读者的检评。

有害的畅销书就要抵制

晶报：目前市面上的畅销书越来越多，您觉得哪一类书更容易畅销？

张胜友：世界上的畅销书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是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好奇心理，这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第二类就是有实用价值，你

出一本家庭医疗手册，它也会畅销，因为它有实用价值。

晶报：您自己觉得畅销书对文学本身有什么正面与不良的影响？

张胜友：所谓“畅销”就是说对市场的占有率很高、覆盖面很广、有很多读者参与。但是作为一家出版社，我们不能只为追求畅销而畅销，因为图书出版物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有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所以我们选择畅销书的时候，首先要求内容健康、思想向上。

晶报：那么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畅销书，您觉得值得一看的能占到百分之多少？

张胜友：阅读分好几个层次，有些好书可能对你终生受益，或者对你的成长、思想修养、知识的提升都有好处，这样的好书是很需要反复阅读的。有些书就是一个消遣，但是它的底限就是不要有害。有少部分畅销书是对社会有害的，对这种书就要加以排斥加以抵制。

晶报：那么作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畅销书会有一个怎样的计划？

张胜友：出版界有一个“二八”规律，就是20%的图书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占到80%，我们一年大概出版新书200多种，我们每年的畅销书能达到30到40种。

晶报：您自己觉得值得骄傲的发行畅销书的案例有哪些？

张胜友：那太多了，像《长恨歌》发行超过了26万册，《来来往往》超过了30万，余秋雨的散文《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超过了60万，《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180万。

晶报：这些类型的书在开始发行之前的有没有想过会畅销？

张胜友：当然，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把它当作畅销书来运作的，在发行之前的我们对市场进行过调查。拿余秋雨来说，尽管他的作品是有争议的，但他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余秋雨本人也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晶报：面对良莠不齐的畅销书市场，您对读者在选择上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胜友：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与阅读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很难建议。有些人希望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准，但这类书未必就是畅销书。而有些畅销书则可以让读者阅读起来愉快而轻松，但它的思想性未必很高。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每个人对阅读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纯文学不能游离社会

晶报：对于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和刊物来说，这个过程应该还是满艰难的吧？

张胜友：纯文学刊物目前普遍陷入一种经营上的困境。这个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文学应不应关注现实？我刚刚说过，主旋律图书、文学精品图书都是可能成为畅销书的，那么我们的文学刊物就不能游离社会生活，否则读者也会疏离这本刊物。其次，文学刊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是比较单一的，但是通过资源整合就能产生整体优势效应。

目 录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西部刀客〔227224665〕	1
原谅贫穷	西千树雪〔157256294〕	9
丑娘	蝴蝶〔350403357〕	16
燃烧的火焰	半树〔345902375〕	22
一场游戏的开始和结束	半树〔345902375〕	34
对岸	阿贝〔249526033〕	42
此处伤花	黑天才〔18536249〕	49
猿声梦里长	点鸿〔390237228〕	65
梁园旧梦	梁园幽草〔149351770〕	76
时间差	阿贝〔249526033〕	89
荒丘	雁渡寒潭〔277102885〕	93
二胡	西门吹雪〔406659573〕	100
乌鸦在唱歌	甘蓝〔77579972〕	104
花落人间	月沉蒹葭〔330891475〕	109
幻灭	河小鱼〔407771049〕	114
悲情黄土高原	yhq〔283767562〕	121
被遗忘的浪花	我是海子〔63942283〕	128
上帝与狗的故事	金哥儿〔316492643〕	135
谈谈谈柳的文章	还香楼主〔107339484〕	152
塞根先生家的山羊跑了	杰〔84327976〕	155
竹影藤风流年	吴言〔46132552〕	159
家	108 度〔77425116〕	163

黑夜柔情	暮然回首[93005721]	167
白沙黄水明月光	zlxxff[250411922]	171

情感故事组

爱在大凉山	爱的泡沫[179267700]	174
勇气	^o^宝宝[46903338]	180
烟花般情怀	一束幽兰[113080417]	188
长春,如何留下我的爱	米勒[79507634]	194
当爱已成习惯	苏妃[259370245]	207
我只在乎你	菁儿[56712591]	210
厦门之恋	千年小妖[195335004]	216
年	凌舞飞扬[10215054]	225

其他体裁组

支教笔记(节选)	黑天才[18536249]	229
----------------	---------------	-----

优秀散文作品

我的 QQ 情结	高山流水[153755413]	237
细雨洗铁轨,少年逢白衣	小木不识丁[40173633]	242
岁月划过的痕迹	天涯海角客[58048746]	244
母亲的沉默	行走的雨[52841334]	246
纪念斯巴达克思		
——对《角斗士》的辩证思考	那仁苏拉[77785454]	249
深蓝的寂寞	风尘飘零[122726931]	253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丽娘[349440525]	257
冬夜话雨	听雨[37463797]	260
不传世的翡翠镯子	蓝梦[342570359]	263
童年的草垛	★★远山[77835947]	267
棋子小语	耀宇群星[176738551]	270

网络时代的鱼	冰点轨迹〔24512721〕	275
妈妈,您是我心中的一盏灯	笑笑寨主〔11396307〕	279
关于母亲的一些细节	月桂树〔113522877〕	281
女人香	寂寞梧桐〔346977169〕	283
淘旧书	叶子〔26449902〕	285
她这个我爱的女子	修修〔11754940〕	288
夏,飘浮在梦中的迷雾	灵波动〔6262973〕	291
无字天书	艾迪·叶子〔155257389〕	293
今夜的月光	沈阳毒药〔1022278〕	299
大地之歌	老北京〔3301842〕	301
古堡的回忆	跑跑〔67263759〕	303
寂寞的时钟	呢喃的火花〔82209182〕	308
栀子花,白兰花	浅韵淡心〔14641182〕	310
用笔写字的思索	空谷の幽兰〔234400082〕	312
邂逅丽江	你好啊〔297027916〕	314
我在榆社	张玉〔101034858〕	317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作者：西部刀客〔227224665〕

妻子一直在疼，在深夜，凌晨和中午——众人午休的时候，她的疼显得格外清晰。我和岳母在一边——我不知道该怎样帮着妻子免除他，他太顽强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身体内，他的动作模糊不清，而他给予的疼痛却令妻子无法安静。我只好在床边，抓紧她的手，让她咬，掐，撕破，出血。我听着她的喊叫和呻吟。而岳母的镇静让我愤怒，但又不敢吭声。她总是在说，没事的没事的，生孩子就这样，忍一忍就好了。

我知道，疼不是用来忍的，它是用来被消除的，我不愿意在疼痛中获取一些体验。我甚至拒绝针式注射，拒绝一些衣服的毛刺对我肉体的骚扰。而现在疼着的不是我，是妻子，她怀孕了，和我。她的身体内有了一个人，我看不清的他的面目，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他总有一天会来的，在我们，在他们，在这个人世上，像我一样活着，长大，尘土，油烟，伤口，鲜血，开心和疼痛。

一天、一天，又一天过去，在疼痛之中，时间的消失让我感到悠长和绝情。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医生叫响了我的名字。我在她后面，进了房间。她递给我一张打印的文字，说，你看看，看清楚，想清楚，再签字。我站着，那张纸在手中沉重，令我手指颤抖，那上面写满了我的恐惧。我的脑海霎时空白，好像发晕。我抬头，看了看她的眼睛，说，我得回病房一下，她说去吧，和你媳妇商量一下。

妻子依旧躺着，疼痛使她的面孔有了皱纹，嘴唇裂开了口子，还有清晰的血迹。我走过去，坐下来，把纸递给她。她看了，也好像没看，就递到了我的胸前，说，签吧。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不签。她拉

过我的手，眼睛看着我，咬牙点头说：签吧。我摇摇头说，不签。她又攥紧了我的手掌说，签吧，我和孩子一定没事的，你放心。我再摇摇头。坐在一边凳子上的岳母起身，拿过那张纸，看了看，说，签吧，这能有什么事儿！一股火焰从我内心腾冲而起。我转过脸，碰上她略带皱纹的愠色的脸，以及她看我的目光。我缓慢收敛，轻声说，万一呢？她站起身来，大着嗓门说，哪儿来的万一！我不语，我看了看妻子，她也看着我，再次攥紧我的手掌，又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签字了，我熟稔的名字竟然生疏起来，我找不到它们的肢体了，我停了又停，好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写完“杨献平”三个字。墨迹未干，我就起身回到了病房。妻子和岳母问我签了没有，我没有说话。走到妻子的床前，她的面孔骤然新鲜起来，像平生第一次见到那样，怀孕所致的斑点，方方的脸蛋和细细的眉毛。她的嘴唇也清新了许多，她的手指细长，长长的指甲可以嵌入我的心脏。

我坐下来，一直看着，抓着她的手掌，轻轻摩挲。内心涌起来一些令自己无法抑止的暗潮，汹涌、激荡，拍打着我的胸腔。护士敲门进来，大声叫着妻子的名字，随后进来的推车，白色的被褥让我感到压抑和害怕。我扶妻子下床来，又躺倒在推车上。出门了，我推着她，她的脸就在我的胸前，我推着，向前走。走廊太短了，医生值班室、护士站、消毒室、病房，好像一些轻薄的纸张一样，从我眼前滑过，晃动。我看着妻子，她也看着我。我的眼泪掉下去，打在她的额头上，她抬手要帮我擦掉。我躲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躲开。妻子冲我笑笑，张开的嘴巴里面舌头红润，牙齿整齐而洁白。而我却笑不出来——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它覆盖和垄断了我的内心。

手术室到了，一道大门，上面是玻璃，下面是木板，浅黄色。它好像常年那么开关着——被人推开，又被惯性唤回。护士叫我走开，她接过了推把。我没有松开，紧攥的手掌凝结在那里，护士又大声说了一声。妻子拍拍我的手臂，说，没事的，你等着，我很快就出来了。推车一点点远去，在大门之内，在长长的走廊上，钢轮摩擦瓷砖的声音单调得近乎阴森。我的眼睛贴在玻璃上看着——护士摇曳的白色衣衫，拱着脖子回头看我的妻子，天蓝色的围墙上没有灰尘。另一道门开了，推车停顿，右转。一点点进去。看不见了，我还是要看。接着，传来的是另一扇门闭合碰撞的声音。

医院太大了，那么热烈的太阳，也没有把它烤热。在门外，在红色的铁皮凳子上，我坐下来，又站起来。岳母一直坐着，一直在说，没事没事的，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没有听见，我反复起身，走动，张望，坐下。我的身体发凉，胳膊和脖子上泛起了细小的疙瘩，我双臂抱紧，系上衬衣的所有纽扣——还是冷，那种冷好像出自心底，就像在我的身体内放置了一块不会融化的寒冰。氤氲的冷不绝如缕，一点一点上升，浸透了我的皮肤和血肉。

我不停地看着掏出的手机——时间缓慢、悠闲得有些病态，好像睡着了一样，骨头松懈。我在大门外来来回回走，我的皮鞋在水泥上敲出响声。有人上楼下楼，有人经过有人进去，但不见人出来。我反复使劲盯着把妻子挡住的门，它在走廊的尽头，像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王，或者一个坐禅的僧人。我没有它们的耐心，我需要尽快看到我的妻子，看到从妻子身体中走出来的那个人。

终于有人出来了——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她出来了，从手术室，像一只白色的蝴蝶，轻轻地飘出来了。她怀中抱着一个婴儿，由远而近，她的矮跟皮鞋敲打着地面好像是木棒敲打骨头。我想推门进去，可又想起了护士和医生的叮嘱。我只好把脸再次贴在大门的玻璃上，看着她迈着轻巧的步子一点一点地向我走过来。岳母也贴近大门，说，孩子出来了。她的语声有些颤抖，我知道她高兴。

我也看见了他，和他妈妈一个模样，令我惊奇的是，他居然睁着眼睛，两颗黑色的眼珠慢慢转着，他一定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的姥姥，看到了陌生的墙壁、行人和妇产科明明暗暗的长走廊。

岳母想抱住他，护士说不可以。她有些悻然，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转身对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孩子好吗？我说，妈你去吧，我等她。又一个护士出来了。她告诉我，就快出来了。我的心落了下来，但瞬间又提起——见到了那才是真的，在生命上，我不愿意猜测和道听途说。我承认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幸猜想症。那些躲在身体和生命四周的黑色面孔，我害怕他们。

好像又过了很久，钢轮摩擦地板的声音响起来了，推车载着妻子。我冲过去，把大门甩得暴响。妻子面色苍白。她看到我，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又闭上了眼睛。我再次接过来，推着她，看着她好像睡了一样的脸庞。亦步亦趋的护士高举着的瓶装药液，一直沿白

色的塑料管线，在一根空心针的带领下，以点滴的形式，进入妻子的身体。

妻子身体赤裸，隆起的肚腹瘪了下来，白色的小腹上覆着一层棉纱，四周是未干的血迹、过分苍白的肌肤——我知道，这就是他——我们儿子出生来到人世的地方。那肉体、生命和信仰的缺口，一个生命从那里跳跃而出。他当然体会不到疼痛。我和妻子也不需要他来共同体验——也不要他疼。我们抬起妻子，她的身子轻了好多，但不能弯曲。我托着她的臀腰部，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把她平稳放在床上。岳母早就关闭了空调，她说，生产后的女人是不可以见风的，我母亲打电话也这么说，还要我给她准备一套棉衣。

妻子睁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把她的手掌放在大腿上，看着她失血的苍白的脸。她笑了笑，颤声说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巴。我听见她用喉咙在说，给老家的妈打个电话吧。我嗯了一声，没动。岳母也说，去打一个电话吧。我迟疑了一下，又低头看了看妻子。

阳台上净是阳光，尽管傍晚了，太阳的火焰仍旧灼热，我感觉到了脚底的灼烫。我对母亲说。生了，剖腹。大人和孩子都平安。男孩。母亲在电话里舒了一口气说，那就好。又交代了一番注意事项，挂断电话。整个房间好像一个巨大的蒸锅，热热的空气在我们身上跳动。妻子睡了之后，我走进婴儿护理室——他一个人，在小小的木床上躺着，我走近，他睁开眼睛，一直看着我。他的脸蛋、眼睛、眉毛，都是妻子的。嘴巴和脑袋像我——岳母也这样说。我就在他身边站着，看着这一个刚刚谋面但早已熟稔的人。他对我好像也不生疏——他还在妻子肚腹里的时候，每次回来，我总要把耳朵贴在妻子隆起的肚腹上听他在里面的动静——肢体、心脏的活动，搅动羊水，声音沉闷而清脆。我隔着一层皮肉一次次叫响他的名字。给他听音乐，说一些故事，朗诵诗歌。他好像听到了。有时候他闹，我打开音乐，他就安静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听，也一定听懂了。

而现在他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是熟悉的，那是一种天性的因循和传递。他哭的时候，嗅到妻子的体味就会停止下来。而妻子，刀口长长，裂缝深深，她甚至不能够吃东西，只是水和药液，间隔小便——我接在便盆里，再倒掉。看着她疼，咬破了自己的舌头和口腔。

而他也开始活跃起来，哭，吃，拉，撒。妻子挣扎着要抱儿子，我不让，岳母抱着，他的嘴巴找到了母亲的乳房，他吃着，小小的嘴巴咂咂有声。

这时候，只有到凌晨的时候，气温才有所下降。第三天的时候，妻子的刀口有所愈合，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说那我们就回家吧，妻子点点头，嗯了一声说，带上咱们的儿子。我笑了笑——我笑得有些勉强和不自然。我知道，一个人来了，虽然早就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了，可他是真切的、隆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猝不及防。一个人、一个生命，他来到，他成长，他向前——大致的过程多么简略呀，其中的过程和细节我怎么也不会明了。

回去的路上，岳母抱着他，妻子在后排捂着小腹坐着，我在前面，车子很慢，没开空调。沙漠上的气浪像是伏地的云雾，在空寂的正午戈壁水泥路上，缓慢涌动。回家第七天的早上，岳母出去买菜了，妻子搂着我的脖子说：“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你为什么哭？”我说：“我不知道。”“在儿子和我之间，你要谁？”我说：“两个都要！”“只要一个呢？”我想了想说：“要你！”

我说出的时候，儿子在妻子身边睡着，他表情沉静，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回答。我看着他酷似妻子的脸，听见他均匀的呼吸，我不知道将来他知道后会怎样想。也许，等他的后代出生的时候，他的妻子也会这样问他。他怎么回答，我不想知道，也不必知道。再几天之后，我一个人去了儿子出生的医院，向医生和护士再次表示感谢，并拿回了他们医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和给单位的通知书。

出生医学证明

新生儿姓名：杨锐（巴特尔 Bateson）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2 年 6 月 × × 日 × × 时 × × 分

出生孕周：39 + 3 周

出生地：甘肃兰州市 × × 场区

健康状况：良好 体重：4200 克 身长：50 厘米

母亲姓名：章 × ×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 身份证号：（略）

父亲姓名：杨献平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略）

出生地点：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院
医院出生证号：(略)

××××医院 (盖章)

2002年6月20日

×××医院通知书

致××××××××：

你单位章××于2002年6月1日11时入院至2002年6月10日出院，住院计10天。

最后诊断：1、初产头浮（妊娠39+3周1/0ROP，于2002年6月××日××时××分行剖宫产娩一男婴，重4200克，评9分；2、巨大儿）。

出院（转院）时病员状况：母婴健康出院。需休假天数及其他建议：1、按规定休产假；2、产后2月禁房事；3、产后42天门诊复诊；4、不适随诊。

经治医师：签名（医院盖章）

2002年6月20日

妻子刀口基本愈合的时候，我们的儿子也长大了许多，身子变硬，尽管脖颈还不足以支使头颅自由转动，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进步。到这时，我才想起，我竟然没有给妻子和儿子照过一张相——我甚至觉得，应当把妻子做剖腹产手术时的实况录下来——留给儿子看吧。等他成年了，或者有了自己的爱人之后，他们一起看。我拿了相机，妻子抱着儿子，在小区大门外的马路上，衬着葱绿的杨树和整齐的楼房，他们就永远留在了那个时间里。连同那些静态的建筑和树木，地上的黄沙、水泥和行人。

我要上班了，走出家门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离开的生硬——他的便溺不见了，身上的奶香被土尘替代。妻子仍旧不能够自由伸展和行动的身子逐渐模糊。周末回到家里，妻子格外热情，她早早打了电话，问我几点钟回来。我还没有进门，就嗅到了饭菜的香味，在整个楼道里，给我隆重的迎接。公文包还没有放下，妻子就过来抱住了我的腰。儿子在床上睁着眼睛，或者努力练习翻身，他吭哧吭哧的声音细小但清晰。

我得承认，在儿子满月之前，在内心，我仍旧没有真的把他看作是我和妻子之外又一个家庭成员。对他，总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那时候，他有时候哭，哭得没完没了，我越哄他，他越是起劲。只有他妈妈的奶汁可以阻止。他含着妻子奶头蠕动的嘴巴很可爱，但吃的时候手脚不安静，一只手总是挥舞着，在空中找一些什么似的。三个月之后，他变得白皙、俊秀和丰盈，整个身体像一团新鲜的棉花，我喜欢含住他的小手，很香，有妻子的奶味。

在此之前，我竟然没有主动亲他一下。妻子的奶水充足，有时候他吃不完，挤在碗里，要我喝。我尝尝，很好喝，但没喝，放了一会儿，只好倒掉。八个月，他会爬了，在床上，在地毯上，撅着浑圆的小屁股，两个膝盖着地，像个皮球一样快速爬动。十个月，我们要给他断了母乳，妻子怕他哭，也不敢见到他撕人肝肠的哭，犹豫了一周左右，我把他抱到了姥姥家。岳母说，孩子到天黑的时候最想妈妈，怕他哭。我抱着他，给他喂牛奶，他居然喝了，而且没有哭一声出来。到他一岁整，他就可以站起来，自己走路了。令我高兴的是，他走了没有三米长，就自己跑起来了。虽然会跌倒，会因为疼痛而哭，但不要紧，他会走路了，有时候散步，他比我和妻子跑得还快。

他喜欢各种车辆，喜欢篮球、音乐，还喜欢翻书，这些令我高兴。妻子多次问我：儿子大了，你希望他从事什么职业呢？我说我不知道——他的未来还在未来，我们看不到。他能够含糊说出妈妈的时候，妻子教他喊我爸爸，他不叫，一直不叫。我想我那些心思他是不是知道了？这使我忐忑，惭愧，有时候拿别的原因来欺骗自己，我对妻子说，他不叫我爸爸，那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直到一岁三个月时，他叫了我爸爸。我显然是受宠若惊，抱着他在地面上转了十圈，自己头晕了，而不晕，我停下，他啊啊着要我再转。

儿子是喧闹的——男孩大都这样。他有充沛的体力，只要睁开眼睛，他总是在动，在发出声音。一岁半，他俨然一个三岁小孩的身体了，喝奶的时候总是要抓住妻子的袖口，或者胸口。吃饭用手抓菜，米饭不要我和妻子喂，自己用左手拿着勺子吃。我周末回来，他扑上来叫爸爸——不是一声，而是连串的，一声比一声高，辽阔洪亮，尾音拖得很长。我和儿子一起的时候，就是抱着他转，他喜欢被我倒提走着走，或在床上静止，他呵呵笑着，尤其开心。他喜欢坐在我的身上，